

伊達邵傳統獨木舟與木杵工藝－袁百興

【訪談者基本資料】

姓名：黃國峰

職稱：博士候選人

訪談者簡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博士候選人  
私立育達商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受訪者基本資料】

訪問類別：文學家藝術家傳藝師耆老歲時祭儀

姓名：袁百興

族名：(羅馬譯名) Quan Sinawanan

族別：邵族

性別：男

年齡：42

居住部落：伊達邵

受訪者簡介：

袁百興先生從小在伊達邵成長，當兵退伍後曾在日月潭風管處與公所工作十幾年，對日月潭與伊達邵地方環境與事務相當熟悉；本身也對邵族傳統文化與事務也相當熱心。其父親袁福田與叔叔袁明智先生是伊達邵部落裡對傳統工藝獨木舟、竹藤編、四手網與魚筓等製作之老師傅，袁百興先生之手藝皆是向兩位耆老學習傳承而來。

【訪談基本資料】

訪談地點：伊達邵

訪談者：黃國峰

受訪者：袁百興

紀錄者：黃國峰

【訪談說明】

訪談價值：

袁百興先生之父親袁福田與叔叔袁明智先生是伊達邵部落裡對傳統工藝獨木舟、竹藤編、四手網、魚筓與木杵等製作之老師傅，而袁百興先生之手藝皆是向兩位耆老學習傳承而來。袁百興先生除了熱心學習傳承傳統工藝之外，也在思考與設計如何讓傳統工藝品可以再傳承，並且成為一種商品設計，如此也可以推廣部落工藝。

訪談過程描述：

首先請教袁百興先生之出身背景，以了解其個人生命歷程。接著請教傳統獨木舟、陷阱、木杵之製作過程、工續、用材與用途，以及介紹袁百興先生目前完

成之各項成品等，袁百興先生皆詳細解說與介紹。袁百興先生也在計畫未來將傳統用具設計成具有藝術感之商品，例如傳統木杵設計成立燈。袁百興希望如此可以保存傳統工藝，也吸引部落輕年有意願學習傳承。

### 【訪談內容】

訪談者：你今年幾歲？

受訪者：我 58 年次的。42 歲。

訪談者：你從小是伊達部落出生的？

受訪者：對，這邊出生這邊長大。

訪談者：你以前是唸這邊的達茂國小？

受訪者：對，以前在廣場那邊。幾年遷的我忘記了。

訪談者：你以前唸的時候在這邊？

受訪者：沒有，在那邊。這個好像是重劃 79 年開始遷移計畫。

訪談者：所以你小的時候是住在下面那裡？是現在百容頭目家那邊？

受訪者：那是重劃分配過的。

訪談者：那在重劃過之前這邊部落大概是怎樣呢？

受訪者：就只有一條大馬路而已，就現在的義勇街。其餘都小巷，人口都很集中。

訪談者：以義勇街為主？

受訪者：對，義勇街到底就是學校，還有一個停車場，在停車廠周邊就有攤販。就在現在公車那邊就是以前的攤販區。

訪談者：所以舊家在義勇街那邊？

受訪者：對，祖厝在那邊，後來搬到德化街。

訪談者：那是重劃過後？

受訪者：沒有，還沒重劃前。祖厝就在袁家頭目餐廳那邊。以前都住那邊，幾歲搬的我忘記了。

訪談者：所以大家都是住在那條街上？

受訪者：沒有，都是分散的。只是說那條是最大的，車可以走而已。其餘的都小巷。只是說德化街裡面有一個山胞陳列管。

訪談者：現在陳列館還在嗎？

受訪者：不在了。都是用石雕做的原住民習慣，有捕魚有跳舞之類的。

訪談者：所以以前還沒重劃之前部落你還有印象？

受訪者：有，我們現在住的地方是人家在種東西像田地。然後從公廁上來就是獵場。

訪談者：所以是到你現在住的地方？

受訪者：對呀，以前這邊都是森林，只有種一些杉木，可能是政府政策就種植杉木。現在還有，沒幾顆。以前小路從那個地方，底下就是溪，那個地方上來到信義，那路都是小徑而已。可以通到信義台南那邊，台南那邊就直接到碧利了。信義再分一個左邊往雙龍右邊往仁德。

訪談者：那你小時候有走過古道？

受訪者：有，走過。

訪談者：那到那邊大概多遠？

受訪者：因為小時候都是邊走邊玩，時間就沒有在記。

訪談者：所以以前從公廁上來都是獵場？

受訪者：對，有一些田地。非田地的地方就是樹林。所以幾乎山羌山豬都會跑下來。

訪談者：這附近嗎？

受訪者：對附近都是，往台南方向路開通了才開發。

訪談者：這條路大概什麼時候開通的？

受訪者：大概是民國六底七頭那時候開通的，以前都還是石子路而已。

訪談者：所以路通人才開始慢慢有人住在這裡？

受訪者：對，以前這裡是獵場而已。

訪談者：所以你以前常跟你父親去打獵嗎？

受訪者：我3歲就會吹口哨了。

訪談者：這口哨是什麼時候會用到？

受訪者：叫狗，所以他們在吹的時候我就在旁邊學。

訪談者：是有好幾種吹法還是只有一種？

受訪者：是有好幾種。

訪談者：是有不同的意思？

受訪者：我覺得是有不同的意思。

訪談者：大概是哪種吹法你可以示範嗎？

受訪者：因為狗聽到那種聲音它就知道去狩獵。在裝備的時候狗就知道要出門了，它就會跳。那時候有氣7、8隻。都是一些土狗。

訪談者：他們都知道你們要出門了要跟你們去打獵了。

受訪者：其實他們很聰明，它看到牠著裝就知道他要去哪裡了，它就很高興，有個目標追逐。

訪談者：這邊的獵場有沒有分這是誰家的，還是說大家都可以來？分區分嗎？

受訪者：比較沒有區分。

訪談者：這邊過去就是布農了，那大概有什麼界線嗎？

受訪者：我們都還是以雪色大山為主，後面還是有，這個我曾經問過。到左邊陵線那邊到信義這邊陵線的地方到成塔後山那邊都是獵區。

訪談者：算是邵族這邊的？

受訪者：對

訪談者：那範圍很大？

受訪者：恩，不小。然後還是以雪色大山那邊為主。

訪談者：那你以前跟你父親去打獵會碰到其他族的，像布農？

受訪者：沒碰過，只是說有碰到這不是我們放的陷阱，如果他有獵到獵物，我們

會取大腿，取一個東西下來。

訪談者：這個是允許的？還是默契？

受訪者：應該算是默契。包刮我們也一樣，如果他們先發現他們就先獵一點獵物。我媽媽是布農族的，我們每年都會有聚餐。像信氏家族的聚會，他們在分肉的時候若不是信氏家族的人他們進來也是會分肉給他們。有那種分享。

訪談者：那你跟你父親大概到幾歲這邊就沒有在狩獵了？

受訪者：其實狩獵的部份大概在我國高中那時候就大概沒有了。

訪談者：部落這邊大概很早就沒有再狩獵了？

受訪者：那時候當下狩獵也沒有剩幾戶。

訪談者：族人都比較少狩獵了？

受訪者：對，因為都經商了。幾乎都是。因為我們家有田地，這邊上去我們家有種田，那種田的很少了。因為我們的田地還蠻多的，所以除了農耕以外還是會狩獵。因為我國小五年級我的爺爺走了，到當兵時奶奶才走，那時候大該高中以後田地大概都是兄弟在做了，所以我爸爸做農耕就比較少機會，那時候又在上班，所以狩獵的機會就越來越少了。幾乎在 16 歲以後就沒有再狩獵了。族人更少，狩獵除了我們家還有石家還有，其他的幾乎都沒有，大家都作生意了。

訪談者：那很早？

受訪者：很早就沒有這個東西了。

訪談者：幾乎是公路 60 幾年就很少了？

受訪者：對，大概是 60 幾年就已經很少了，因為大家都個做個的。大家就上班的上班，農耕的農耕，就比較少去狩獵了。那時候的狗也比較少了。那時候我印象中也只剩 2、3 隻。

訪談者：所以有狩獵的剩石家跟你們袁家？

受訪者：對，因為我舅公他的小孩很喜歡狩獵。

訪談者：所以這邊反而做生意的比較多？

受訪者：嗯。

訪談者：那以前平地也是在這邊嗎？

受訪者：這邊還是算森林地，田地在那邊。

訪談者：在組合屋上？

受訪者：組合屋在幾年變成文化中心了，就山地文化中心。

訪談者：在 921 之前還是之後？

受訪者：之前。在日據時代他們有分一塊一塊的給原住民，後來縣政府把它徵收變成文化中心，也可以說是九族的前身。那時候已經有九族了，可能沒有那麼完整，可是幾乎就有那種雛型了。就是台灣省山地文化中心。跟我剛才講的陳列館那個不一樣。一個是公營的一個是私營的。那個陳列館的地方不大，大概只有一分地而已。

訪談者：現在文化中心都沒有了？

受訪者：都蓋組合屋了。因為 921 的時候族人就要找一塊地蓋組合屋，那時候族人就有這個機會，把那個地方先暫時的蓋起來讓族人先住，後來有一個爭取的運動，所以就慢慢的...，現在還是有族人在使用，地還是縣政府的，但是原民會有想辦法下來，可是價錢上就是有談不攏。可是目前有個方向，至少我們在那個地方要從事祭典活動會比較好一點。

訪談者：你小時後祭典活動是在這個地方還是在其他地方？

受訪者：他就各司其職，陳家高家就跳舞的部份，純粹單單一個豐年祭，就陳家跟高家。他是以部落為主，只是現在部落不像部落。

訪談者：所以你的感覺跟小時候差很多？

受訪者：差太多了。而且跟漢人的衝突還是有。

訪談者：你小時候印象跟漢人多不多？

受訪者：少。

訪談者：都是以純粹以我們族人自己在住？

受訪者：對。

訪談者：漢人大概是從什麼時候比較多？

受訪者：在 60 年代還蠻少的，幾乎是原住民的三分之一。應該是說復興之後才慢慢比較多。而且那時候蔣公很喜歡來這邊，所以慢慢的就有非原住民進來。

訪談者：那你覺得他們進來對部落的影響大不大？

受訪者：大。宗教信仰就改變了，語言部分也改變了。包括現在的原漢之間的問題。可能我們原住民也要檢討，在漢人的思維底下經常就這樣被改變掉了。可是確實我們走入文明沒有錯，可是他們幾千年幾百年的生活模式要叫他們改變真的不容易。可是在這一帶慢慢的有改變。

訪談者：差不多是到你們？

受訪者：差不多到我們這一代下去幾乎都有落差了。

訪談者：就你的感覺小時候到現在的改變很大？

受訪者：我可以說就我跟我哥的那個年代就 5 字頭的跟 60 年代初的就有一點落差，因為整個在改變的時候，剛好有看過早期的東西，然後到民國 79 年的重劃，然後這中間當然不是因為重劃的因素而那個，而是因為那時候已經有從事生意上的行為，已經改變了生活模式，到重劃之後更確定原住民的部落關係就整個瓦解掉了。

訪談者：那你覺得重劃之後對你們是...

受訪者：我覺得是傷害。

訪談者：那當初的規劃是要希望怎麼重劃我們這邊？

受訪者：那個重劃是應該吳敦義要當縣長，黃頌文當鄉長。其實他規劃的原意很好，但是做了以後，政府和百姓，百姓還是輸。百姓就要變成付出很多。其實早期的規劃，那個黃鄉長是希望有原跟非原的要區分。可是原住民

不喜歡跟非原住民混區，可是非原住民喜歡跟原住民混區，因為坦白講我可以因為它來做生意。就像你看一些原住民餐廳像伊達紹那個都不是原住民的，經營者的不是原住民都不是自己族的。所以我自己覺得非原的喜歡跟原住民住在一起，但原住民喜歡自己住在一起。可是在整個大環境跟政治因素，非原的比較有力量。還有原住民就比較單純，所以這部份就比較沒有完成。所以變成重劃又重新編定。所以這重劃算是失敗，到現在都還沒弄好。其實還有很多問題，像政府還有政務的關係還有法律的關係，就變成我們要去接受他。

訪談者：那對我們現在部落的關係算是影響很大？

受訪者：很大。

訪談者：原本只是單存邵族部落，可是因為重劃之後就變成大家混區在一起，因這樣產生的問題就更多。

受訪者：對，而且原住民在政策方面就法律部分像考試部分加分，還有政府照顧弱勢族群的部份，那非原的還是會吃味。他們也在找藉口說為什麼我們沒有，確實在這個地方生活還是覺得有區隔比較好。本來原意是這樣，可是整個破壞掉了。像我剛才說原住民不喜歡跟漢人住在一起，那漢人就喜歡跟原住民混居，就談不攏，就按照政策走，久了就傷害了。所以我們可以很明確的以前邵族從打哩固的那個聚落去群聚都是日月潭都是邵族住的地方，日劇在民國 2、3 年，它為了建水庫，把它周邊所有的同族邵族全部遷移到目前到達啦寶的地方。到這地方以後，因為那時是日據時代，那民國進來他做了山地文化中心他徵收原住民土地，低價收購回來造成傷害，一直到重劃，它幾乎我講的是比較大的政策方向，幾乎都是傷害原住民的其實部落的主體都大部分被解體掉了。像部落的體制，像頭目的大家都覺得很奇怪，可是整個都亂掉了。像我哥在當頭目，只有在祭禮的時候才有用到他而已，以前就是會有早晚會議，就是頭目去裁定。現在都沒有。我小時候還有印象以前族人去狩獵，如果有獵物回來都會拿去我們家，像那個先生嬭要有什麼事情都會先請教我阿嬭，那我小時候印象很深刻小時候都有看到。現在就有村長鄉長整個在改變還有漢人進來，這些東西都已經流失掉了。

訪談者：像你爸爸也是頭目，那你觀察部落有幾位頭目？

受訪者：那時候有兩個，那時候石家跟袁家是比較傳統，後來都自稱了。沒辦法為了做生意大家都自稱了。因為這是號召客人。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去做那個...，可是若是以文獻就可以查出，就知道。

訪談者：所以你知道就從小到大整個環境下，我們邵族的整個體系早期就被瓦解式微掉了。像早期還有長老會議，像頭目要經過大家討論，可是現在就是整個改變掉了。

受訪者：像很奇怪的現象像先生嬭就被抬頭。

訪談者：像你觀察就先生嬭就你小時候到現在兩個時間點改變最大的地方在哪

裡？

受訪者：像我剛才說頭目跟長老已被式微掉了，可是部落總要有個代表性。要不然怎麼會成部落。可是大家都不承認，大家都想做老大。後來大家都經商了，比較沒有在從事文化。文化根傳承都已經慢慢都把它放在一邊了。還有先生嬭的抬頭，早期的先生嬭是真正的為族人去跟祖先溝通的橋樑。就單單這個任務而已。但就民意代表還有部落的一些人找到先生嬭，因為先生嬭他們都組織力量還夠，因為我們要動到祖靈籃還是需要到她。在祭典的時候還是要用到她，最後她慢慢的被抬頭，而且我覺得先生嬭也一直希望當老大，就有一些心態。那時候民意代表跟一些政府官員有經過我們這邊，有一些非族人的推薦，好像就變成沒有他就不行。就慢慢炒先生嬭就起來。

訪談者：就跟你小時候看到的不一樣？

受訪者：不一樣，因為邵族是一個父權父系社會，像在狩獵的東西，像在從事祭侍的東西幾乎是不讓女人碰的，女人不能碰也不能靠近的。

訪談者：男生才可以？

受訪者：嗯，像農曆的6月25日我們在光華島那邊祭祖，我們講公神我們邵族的神，然後在那個地方女孩子是不能靠近的。到了農曆8月1日，besa跟daruba女孩子也是不能靠近的，可是現在還是有人靠近。

訪談者：整個已經跟以前不一樣了？

受訪者：嗯，雖然我們希望走民族比較可以開放型，可是這又有違背到傳承的東西。跟以前一樣當兵不能有女人，戰爭不能上，飛機不能上但現在都改變了。所以我們應該要跳脫這個觀念，可是跳脫這個觀念文化上可能幾乎會整個瓦解掉。

訪談者：像每個地方都被改變掉了，像以前你們會有頭目主持會議，時間他們決定，但現在都以先生嬭為主？

受訪者：對，以他們為主，但他們也不敢去跨領域。但當他們不敢跨領域的時候，他們就會變成會去指使人家要怎麼做。可是以前沒有這樣的。你可以去問石阿松，因為問我只是我的觀察，但你可以去問他做一個比對。

訪談者：像你提到早期現在的環境改變我們邵族的一些文化像早期製作的東西也慢慢流失了。像我們現在看到的東西都是早期你跟你父親學習傳承下來的？

受訪者：我早期是不會做，因為我在南投縣風景管理所在一股的時候。

訪談者：那是幾年開始的時候？

受訪者：我84年進去的。可是我84年才開始接觸到邵族。

訪談者：所以之前是在外面工作回來？

受訪者：那時候在當兵，也有在外面工作也有在這邊工作跑來跑去。我是邵族的一份子，所以也不會排斥，但我也不會想去了解。但是去風管所之後才慢慢發覺因為我們的鄭所長跟我說你們自己的東西要自己去了解，怎麼

會是別人去幫你了解。後來我才慢慢開始去了解。那時候還停留在和祭的活動而已，可是我在那個地方待了6、7年，後來在縣府又待了2年多。那時那所長真的蠻有心的。因為這中間我還有跟外地接觸，比如說我們去了解社造的一些東西。那時我很難過，因為他們可以做的那麼好，我們沒有，我們沒有東西。那時候那個思維就...，比如我去台北、新竹去看，那個地方可以套用在我們地方嗎？後來自己想開了，我們要發展我們自己的東西不是要跟他們一樣。我要做我們自己的東西就夠了。那時候就找一些老人做一些傳統器具，女孩子就跳舞，賺一些薄許的收入。然後老人就做一些編織雕刻。然後這樣也是有收入。我們就找一個點來賣，這也不會壞掉，也正好可以傳承。

訪談者：所以那時候大概是幾年的時候？

受訪者：應該在84~87年間，那時我了解蠻多的。那時我回來跟我爸講因為我們社造這邊需要商品，剛好企業在推這個東西，那時我跟我爸說早期不是有很多東西，那你狩獵什麼東西？他就做一套給我。就包括獨木舟、雕刻，這水桶也可以當尿桶。東西就慢慢的...閒暇之意他就慢慢的幫我做。

訪談者：所以你算是跟著父親學一些傳統的器物這樣？

受訪者：對。可是我的想法是，現在在商店街看到的都是非邵族的東西。這些東西就可以延伸出來。比如說這個東西我要如何延伸出來變生活可用的。比如說這個東西你放著可以放水果，或者當餐盤放冷盤，這餐廳可以用。我當然也想很多東西，像我有設計一些商品，像弓箭就可以當小的文具工具，像音樂盒就可以我們邵族音樂的音樂盒。這就是全世界只有我們這裡才找的到。還有像籬音的藝燈，籬音形狀的吊衣架著都可以延伸出去。

訪談者：所以你有設計一些商品？

受訪者：對，想到就畫一下。因為這算是我的資產，可是又不敢公佈。因為公佈大家都學走了，我希望是自己先做後再公佈。畢竟要有個出處。至少可以說是誰先做的。

訪談者：所以你曾經設計過商品有不同用途？

受訪者：有，我剛說的要怎麼把這東西改成日常用品。像這個東西小朋友可以玩。

訪談者：這個是早期抓蛇的？

受訪者：對呀，它這一個棍子，裡面有彈簧。這邊一個棍子牠走過來的時候碰到棍子就打下來了。

訪談者：所以這是早期專門抓蛇用的？

受訪者：對，抓蛇用的。

訪談者：這蛇抓到之後怎樣處理？

受訪者：因為蛇抓了因為一天巡一次，因為蛇從那個地方打下去，它整個拖死掉它會慢慢組合回去。它還會走，它打下去散掉的時候他們在組合那個一節一節的會花時間。所以一天巡一次那個蛇在那邊就可以抓。



訪談者：所以這個器具是早期跟你父親學做的？

受訪者：你可以到學校去看看，學校的還蠻完整的，那都是我父親做的。

訪談者：所以你當初有想過要利用這個造型來做...

受訪者：童玩。

訪談者：大致上要怎樣設計？

受訪者：若設計的話要把竹子拿掉。應該要用安全的東西。比如說他不是有卡啦機，我設計出來就跟他們雷同。這還要想。若安全考量的話材質就要再想一下。那個力道很大會危險。這還有設計一下要不危險還要有刺激感。

訪談者：所以你有想過要利用早期的...

受訪者：類似這個東西把它變成特色商品。但它有種童玩的，有種生活的，有藝術的。像這就有藝術了，像我們有盪鞦韆，我們也不想讓盪鞦韆遺失，所以我們做個盪鞦韆的形狀，有藝術感的像這個。像雕刻也是。

訪談者：所以這造型是早期我們的樣式？

受訪者：沒有，像那個盪鞦韆純粹是以木頭為主做盪鞦韆的形狀。

訪談者：根據那個感覺把它做成的？

受訪者：對。像你看這個杵白，它裡面是用燒的慢慢挖的。它要先刻然後慢慢挖。像這個水桶也可以當尿桶。

訪談者：它這個材質是什麼材質？

受訪者：這個是竹子這是藤。

訪談者：這是麻竹嗎？

受訪者：對。早期比較奇怪會找這個形狀會比較方便。

訪談者：當水桶或尿桶？

受訪者：對，當水桶尿桶的功能。像我早期在取的時候不知道獨木舟它的弧度，我自己刻是刻這樣。

訪談者：這是你早期刻的？

受訪者：對，因為想刻看看而已，沒想到刻出來又看到我二叔刻這樣...，我為了刻這個也刻了好幾年，就下班後就一直刻。所以我覺得它還是有它的功力在。但是我覺得只要你的心不怠不倦，慢慢刻就能刻成這樣。刻的不是很漂亮，但都還是要花點心思。

訪談者：像你這三個材質是用什麼木頭？

受訪者：這個是樟樹，這也是樟樹，這我先給它泡爛，然後再擦一層防腐的東西。這個就不是了，這個就是勞旺的材，就隨便找一個材來刻。因為想說隨便刻不會刻就隨便找一個木頭來刻。邵族的獨木舟是用樟樹。

訪談者：都是用樟樹比較多？

受訪者：對。都用樟樹比較多。

訪談者：像你學這雕刻都是跟你爸爸和二叔學的？

受訪者：對，跟他們學的。可能本身我也有興趣。像這也是我刻的。

訪談者：早期這做什麼用途比較多？

受訪者：就杵麻糬的。可是這不是它的樹種歐。

訪談者：早期是用什麼樹？

受訪者：這是黑木實。因為在杵的時候才不會把那個碎碎帶上來。它的木頭是比較硬。

訪談者：比較適合？

受訪者：比較適合做杵白。然後蒸頭的部份就用梧桐樹。

訪談者：這個是用黑心實，那這個杵也是用黑心實。那剛才你說的那個材質是做什麼用的？

受訪者：那個蒸拌的就用梧桐。

訪談者：所以杵麻糬早期部落是用這種方式在做？

受訪者：我姑婆，就是石阿松的老婆我們都去她家杵。因為不是有拜鰻祭，就要自己去杵。

訪談者：那個很辛苦？

受訪者：很辛苦，很辛苦。跟客家人一樣。我看他們杵，跟他們杵的形狀不一樣。可是我們跟他們杵的形式一樣，都是有個人在下面，杵下去他拉上來的時候就會帶米，一個就專門在抓那個。抓是抓到那個白裡面，要不然你一直杵那這一團都是麻糬了。這我們小時候都做過。

訪談者：這小時候都經歷過？

受訪者：我們是當好玩，小時候就一群小朋友在那邊一直杵一直杵。

訪談者：這你有真的用過嗎？

受訪者：這還沒。那只是看我到底會不會做而已。但做起來還 ok 啦。

訪談者：那之後有沒有像要按照這個來做商品的規劃？

受訪者：這部分我還沒想到。因為這部份要做的話應該是做戶外的洗手台。然後用陶土的。當然你要看東西的用途去做。當然也可以做小朋友杵東西的東西。還有怎樣把我們邵族的衣服把它變成流行穿的衣服。我想怎樣把它當成睡衣。

訪談者：所以你有想過把它做個商品規劃？

受訪者：有。像你說的把那個圖騰拉到這裡是 ok 啦，可是如果要整部分的話應該只有睡衣而已。

訪談者：比較困難一點？

受訪者：對，坦白講用的材質這樣是蠻熱的，那衣服用麻製的，這樣很暖。所以我想以前我們曾祖父，爺爺他們冬天是怎麼過。但是他們穿那個是蠻暖的。

訪談者：靠那個就可以了？

受訪者：早上起來就先起火，然後要睡覺就先升火，以前的茅草屋或竹屋那通風佳，所以根本不用怕煤炭中毒的問題。然後他們就會起火然後他們的衣服真的穿不多，奇怪。他們早期穿的衣服當然也有長的，但天冷的時候怎麼辦...

訪談者：像這獨木舟你之後有沒有想過要做商品的設計規劃？

受訪者：獨木舟我還是覺得以獨木舟的樣子為主就好了。我剛才是有想到可以當放水果的器物，可以這樣的規劃。但以當童玩就以這樣為主就好了。如果以生活上實用性的商品就做一個比較大的可以放水果。還沒做得很斟詳，但是就做一個類似拋磚引玉的方式，就啟蒙一些可能聯想比我還更完善的更好的，但你沒做就永遠沒有機會。所以等自己在更穩定一點在朝這個方向來好好想一想。

訪談者：我們部落這邊還沒有人想過要把傳統生活用具做一個規劃設計？

受訪者：還沒，也沒這樣想過。

訪談者：我們族人也沒朝這方向規劃？

受訪者：我都覺得這樣太短視了，反正就是先佔先贏。這是做生意最基本的。

訪談者：所以你是比較希望可以將你父親跟二叔做的傳統工藝傳下來，然後再做商品規劃？然後再慢慢推廣？

受訪者：對，我是希望每一個東西都會有一個意思在。我到覺得這樣比較有說服力。而且也讓遊客買了覺得不會亂買有價值性的東西。而且我覺得對消費者也好對賣者也好都是彼此的信任。而且我希望買回去除了童玩，實用性的東西都會有故事在裡面。到家裡面就會有故事可以說了。這對我來講這也是一種文化傳承的部份。

訪談者：保留你父親那一輩的生活經驗？

受訪者：對。因為這感覺都沒有了，像狩獵帶一群狗去追山豬這都沒有了。

訪談者：像放箭這種也都沒有了？

受訪者：都沒有了。

訪談者：所以要盡量跟你父親學早期製作的東西？

受訪者：有，像我這邊想做一個涼亭，我就會問他怎麼做的。

訪談者：這兩個都是涼亭嗎？

受訪者：一個是完成品，一個是未完成的。

訪談者：像這個有茅草頂的？

受訪者：這是完成的。包刮樓梯都是，它這個工法都是以比較傳統的工法。

訪談者：這個是在早期算是...？

受訪者：瞭望台。

訪談者：這算是你小時後接觸過的經驗把它綜合？

受訪者：沒有，瞭望台也是有很多種，有時候會遷就地形去做他想做的東西。

訪談者：環境不同會設計不同的東西？

受訪者：對。他們是做的不好，比較沒有像早期的工法。

訪談者：這個算是早期比較傳統的工法？

受訪者：對。

訪談者：上面這是茅草？

受訪者：對。

訪談者：以前搭這個瞭望台都是用什麼木材比較多？

受訪者：用什麼木材我是不曉得，但應該都是用硬的木頭。

訪談者：樟樹？比較耐的？

受訪者：樟樹沒有。我問過我爸爸但他是沒有跟我講。那個樹都很硬，那個都要刻意去找。要不然怎麼會耐久，那個木頭都不容易腐爛，那個都要好幾年就單那個木頭。我們家後院有一個爸爸幫我做的。但因為地震那個水壩垮掉所以他整個也垮掉了。而且它做的形式跟這個不一樣。

訪談者：不同的？

受訪者：不同的，而且人是可以坐在上面聊天的。而且你看他做很久。他做3、4年，你看他連這樹皮跟根都一樣。

訪談者：都還保留著？

受訪者：對。我有問他這是什麼木頭啦，但就不曉得啦。那木頭很硬。

訪談者：都是取我們山上的？

受訪者：都就地取材。可是我都覺得搬這木頭下來很不容易。

訪談者：可是我們這邊都是林務局的？

受訪者：對，他就在林務局還沒上班以前他就完成某部份了。這是我們我爸爸去找的，我一直很希望可以做一個傳統的房舍，就是真正的就地取材。我那時還在上班，我爸爸看那個樹他就會知道木頭的好壞，我叫他幫我找，我叫他不用搬，我搬就好了。然後天還沒有亮他就去找。然後天微亮的時候我就去找他，然後我們就一人搬一個回來這樣。就在這附近。就放在這邊很多，那時因為在上班要考試沒有時間所以就暫時先放在那邊。

訪談者：那瞭望塔有沒有想說要做怎樣的設計？

受訪者：那可能要拆。

訪談者：上次來你說要把木杵做一個設計，那現在還有嗎？

受訪者：有，會做。

訪談者：那以前的作法是怎樣做？

受訪者：那作法我問我爸後才知道那費時又費力。

訪談者：沒關係待會幫我介紹那兩個。

受訪者：這個木頭取下來，然後把它分一半。因為對半木頭容易裂掉，所以水要從中間剖一半。如果夠大的話再剖一半變四分之一。一般這地方會先用刨刀把它刨圓，因為這樣才知道這樣有沒有正，然後再把兩邊先刨圓，這樣比較好做，然後再做下去的木質。

訪談者：慢慢往中間修？

受訪者：對。然後這個地方先作起來以後再慢慢做這邊。這個地方怎麼做？先做一刻然後慢慢的再翻過來。慢慢修慢慢看，你要正你要抓的直一點。這有的時候還是會失敗。

訪談者：所以經驗要慢慢累積下來？

受訪者：對。

訪談者：這是屬於完成品？

受訪者：是，要退休了。

訪談者：之前有用過？

受訪者：有。

訪談者：像這個木頭都是選用什麼木頭比較多？

受訪者：水料，最好還是用檜木最好。因為它又輕又深又細。但是沒那麼多。像這很容易做失敗，因為這個地方有壞掉，因為做到後面才知道裡面有壞掉。這樣子就不能用了。

訪談者：像你做這樣一根大概要多就的時間？

受訪者：若是我做的話，現在有工具所以現在做的畫一支可能要三天。我們不可能一支一支做，是做好了之後慢慢修，我大概一個月作8支。因為後來還要修，修完了之後還要合音。合音比較麻煩因為要找人。要先把主音譯音、二音抓出來，然後再慢慢合。若音不合的時候再往這邊鋸。

訪談者：所以修是要把木材直接去掉一部分？

受訪者：對，兩個音差不多的時候就修一邊，兩邊都修就差很大。

訪談者：這音就會不一樣了？

受訪者：就要去合一音主音。

訪談者：這八支要跟主音去合？

受訪者：對，反正你一音二音三音一出來，四、五、六、七、八就好配了。所以要抓到三音。那個傳統藝術中心就有做了。可是那個沒有合音，那個只是做展示而已。像這個木頭裡面有沒有壞掉我們不曉得。像這個壞掉我們不曉得，可是我看過這裡面還可以修過所以還可以留下來繼續做。像如果一直壞壞到最後這樣就不搭了。到裡面才發現木頭壞掉這樣就沒有用了。這支應該是檜木的，這個聲音，這支很好。可是這支就沒有用了。

訪談者：所以只要小小的地方就...

受訪者：像這個如果沒有裂掉的話，最主要這兩邊一定要搭。然後再慢慢修。修完了就會跟這個一樣了。

訪談者：造型就會出來？

受訪者：對。

訪談者：你學做這個木杵是跟你父親他們學的？

受訪者：對。其實我編的部分還比較弱，但我爸會編。像這個。

訪談者：這是你父親編的？

受訪者：對，這比較粗。我有跟他說可以在細一點嗎，他說這樣還要再修比較費工。他說這東西可以用就好了又不是要賣，可以抓魚來吃。

訪談者：生活上可以用就可以了。

受訪者：後來跟他講了後再做細一點的。

訪談者：像這木杵你打算做商品規劃。像你剛才說有介紹當筆筒的當燈的？

受訪者：那都還沒完成。我還算是廢物利用的，像這個修過去就可以當立壁燈。

訪談者：所以你打算把它做成立燈？

受訪者：沒有，至少我有東西出來才可以做規劃。

訪談者：上面就做籬音的樣子在上面做一個燈罩的樣子，變成一個立燈這樣子？

受訪者：對。這個地方可以弄成別的形狀也可以。用小燈微亮就可以了。

訪談者：所以你現在都朝這個地方去規劃就對了？

受訪者：其實我都有這個心思。而且我出去玩很多東西都帶給我靈感，這樣還是有好處。

訪談者：像你剛才提到有個畫冊，現在暫時找不到？

受訪者：對，因為我搬房子的時候就找不到。這只是一種想法。像這在弄高一點的話，就變吊衣服的東西，底下用石頭，因為比較重外套就可以吊了。

訪談者：所以就當掛衣架？

受訪者：對。其實這都可以想的。

訪談者：好，謝謝。